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七目錄

梁肅

過舊園賦

并序

指佞草賦

述初賦

并序

受命寶賦

并序

代太常答蘇端馭楊綰謚議

西伯受命稱王議

天台法門議

止觀統例議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七

梁肅

肅字敬之一字寬中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累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過舊園賦

并序

余行年十八歲當上元辛丑盜入洛陽三河間大塗炭因竄身東下旅於吳越轉徙阨難之中者垂二十年上嗣位歲應詔詣京師其年夏除東宮校書郎遂請告歸覲於江

南八月過嶠澠次於新安東南十數里舊居在焉時歲滋
遠荆榛蕪翳喬木蒼然三徑莫辨訪鄰老而已盡眄庭柯
以霑衣情之所鍾可勝歎耶夫懷舊之志在昔所不免聖
如尼父達若莊叟且有歸與之歎悵然之思予蓬艾存乎
胸中喜懼形於膝下寓江海之遐阻念歸來而不得思潘
園板輿之樂陶野巾車之遊願言莫展一食三歎至是當
秋日蕭索征途浩渺棟宇摧落曾不得乎少留心之憂傷
又加於他日一等遂作賦紀事以過舊園命篇其辭曰
白露旣戒夫清秋爰駕言而東邁漫征路之悠悠且予發

乎新安歷函關之舊邱灌叢林以相屬披一徑而可求閒
里巷之罕人辨原田而莫由堂除旣缺衡宇亦折樹蔽戶
而稍稍水衝隄而活活駭獸羣起頽墉四達識舊井於庭
隅弔重蘿於木末旣循省而顧慕愈辛酸而慘怛何纏迫
而求所安激予哀而不可遏也昔子生之三歲值勅虜之
衝奔徙穹廬於華縣蒙郊廟於氛昏皇遊蜀川帝出朔原
尸遂纔血烏丸又屯俄四逆之薦凶扇燹炭而熬黎元予
旣幼捨此居業慮性命之所存始竄跡於許都又逃刃於
夷門沿汴水之湯湯棹淮波之翻翻荷聞詩之前訓迫馳

金少人二
役而不敢言截淞河以徑度趣諸越而休止在長洲與蘭
陵亦一閨而三徙嫋嫋兮秋風湛湛兮春江傷吾心其何
已皇八葉之御極亦旣安此寰中浮窳續其來歸真獨鬱
猶未通洎大厯之二七六龍忽其上升赫元聖之統天敷
太和於黎蒸建皇極以成化啟公車以選能予筮遇觀之
六四聿投迹於雲羅謬試言於內殿俾典校乎承華聆聖
賢之休風仰墳籍之長圃與世道而遊息實人倫之憲矩
史正直以終始蘧卷舒於嘿語展甘黜而不去莊頤神以
遐舉諒修己之異宜各宏道而得所矧微生之庸拙胡可

嫚夫出處眇江湖之漂蕩廢田里於草莽苟將愜乎予思孰辨夫懷安之與懷土伊吾土之所安迺陋狹而在斯實

舊德之師儉庶後昆以易持

高祖父趙王府記室宜春公洎曾王父侍御史府君已降

三世居陸渾有田不過百畝開元中爲大水所壞始徙於函關

其始也桑柘接連蔬果芳

滋彼茅軒與甕牖亦寒燠之攸宜羌百歲而員居曾未幾

而亂離二十載而一來紛蕪穢而莫治駐周覽而未已又

旋指於江湄曾是追感於平生孰不悲傷而涕洟抑聞夫

仲長之園面流水而覽平原遭世緒之溷濁竟初懷之罕

存又聞夫郭泰之德不違親貞不絕俗當尉羅之周布竟

金史卷之二十一
淳白而不辱何天宇之交泰蹇予生之孱獨退無庇跡之
所進靡代耕之祿慨捨此而不留徒仰高於前躅日晚晚
而命駕恨盤桓以出谷慮將歸之或迷吾斯志夫喬木亂
曰所居而安易之序今厯聘懷歸孔之慮今粵子庸昧道
莫著兮曩離舊邦紛世故兮林井殘泥禽亦去兮墜廢居
業忸而懼兮遲歸有時葆吾素兮

指佞草賦

以靈草無心有
佞必指爲韻

聖澤濡煦兮動植斯形相彼瑞草兮逢時效靈體嘉生於
浩氣秉直道於彤庭昔在堯帝至化惟馨伊屈軼之芳貞

協王猷與國經有皇睿后德動杳冥二氣暢而羣生遂百
祥來而萬宇寧矧夫佞者小人之道直者爲國之寶雖糾
正於邦憲實發明於瑞草象恭言僞於是焉去而勿疑葉
布莖分何患乎辨之不早若乃一人當宁超黃越虞百辟
來朝日臨雲趨風力論道伊咎陳謨瑞草在前疇敢以諛
故曰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感此變化發爲禎符不然彼植
物之何知乃同功於帝俞天道不言聖人無心寓形闡教
其用則深禾穎降於周王芝房發於漢后信呈豐兮告慶
并垂美於不朽彼直指以去邪諒於功乎何有我明主所

以超三英之躅彼靈草所以爲百瑞之首有由然也史魚
守直宣父惡佞佞直不分邦家靡定惟草所指惟皇所聽
指歸乎一聽戒乎失苟君道之不宏徒倚瑞以自必重曰
煜彼草兮直而指聖之瑞兮時之理頌皇休兮無極已

述初賦

并序

予幼而漂流遂寓於江海之上與鳬雁爲伍有年矣或祿
仕以代樵牧其暇則以羣籍自娛又嘗染重膆疾每求長
桑氏之術以爲療其他未之思也方俟閒則追尚平五嶽
之遊無幾何會明詔以監察御史徵俄轉右補闕羈守職

次未遑自免江湖之思漫如也聞一歲加翰林學士領東
官侍讀之事既微且陋載荷天睠上不能宣令德通古今
當論思之任次不足宏三善備教諭充端士之列每省名
位眇章綬中心愀然不欲寢食無一日而安者三年於茲
其愧畏乃如此時步自中禁休於里巷病攻其外神倦於
中囂焉忘形思及道本然後知一動一靜萬化殊塗寂然
同歸未始有物且不知夫曩歲之浮遊與今之局束彼乎
此乎是歟非歟杳不得其倪矣於是作述初賦以紀懷且
貽諸同志焉爾

我洪系兮肇昭耿乎伊唐始贊禹以陳謨末開國而為梁

遭暴嬴以滅周兮涉天漢而方彰社郃陽而守九江系祖漢廷

尉郃陽侯諱放見漢書武威九逮七序而見光後漢侍中

江太守高山侯諱統見後漢書諱疎作七維涼牧之豐融後漢黃門侍郎涼州刺史咨散

序有傳侍中關內侯諱寬見魏書遭匡

騎之殉節晉散騎常侍馮翊太守扶風鄉侯諱虞死遭匡

攘以遷逝遵河右以蟬蛻晉蜀郡太守寧州刺史扶風鄉侯諱迪生酒泉太守關內侯諱

秋避亂居張掖綿侯服以守業傳龜組而罔替自酒泉以下六煒

司空之藩魏宏茂德為表綴魏大將軍洛州刺史贈侍中司空郃陽公諱越見後魏書

翼翼尚書允明且哲司空之孫隋御史大夫刑部尚書邯鄲敬公諱毗隋書有傳納言

執法乃遂乃達播五葉而逮予垂愼身之芳烈伊孤朦之
薄祐撫生植之多艱豈前修之將墜藐才菲而體孱奉徒
宅之善教得帶經之殘編諒不師而不訓烏識立德與立
言洎章甫之在首始礪志以就賢思琢璞以解蔽終扞格
而難前升九顯之宏軌探乾坤之大紀求專直與翕闢問
性命之終始曰君子之不用實未成之所擬苟體健以立
誠何剛柔之履慨尋繹以內省觀萬動之攸歸若捫天
而罔階知集木之匪危何大道之汗漫悼吾人之崎嶇仰
前哲之休風屢惆悵以忸怩且自擊以自考亦三復而九

思庶初筮以發蒙敢舍龜而觀頤美海嶽之靜深援幽人以爲期聿投迹於林中就拙者之所宜屬夫上有聖帝旁求俊乂載馳車乘搜及瑣細彼執持憲簡與匡補闕載宜乎學該紀律識洞經制故小人之備官幸不招損而速戾斯時也天光鏡乎宇內洪稜憺乎荒外上躬祀於泰壇先假廟以告配百神受職以咸秩萬國駿奔而來祭肆覲創五月之吉朝宗盛三朝之會月窟日際風行雨霈謬參侍從之臣獲睹人神之泰又感夫翰苑崇祕人文是經樂正司業元良以貞講藝承華視草承明莫不才侔相如道博

桓榮何皇鑒之偏屬降湛恩於鰥生若側足以登塗方飭
躬以效誠懣書紳之猶怠慮數馬之非精晝兢兢以徊徨
夕默默以屏營豈不以命重才輕惕墜而不敢寧也我寓
我居於彼南里匪容車騎實遠朝市羌歸沐以斯憩聊優
游以休止旁枕大道其平如水南望南山橫空黛起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乍埽室以自安殊塞門而不仕於是有竹
有梧清風穆如放懷端居元宇自虛遺原憲之貧病忘甯
武之智愚喪我南郭之几盡心西域之書悟幻有之遷幹
得環中之妙樞合乃一指流爲萬塗審物我之同域又遑

遑其焉如何睿后之渥飾宜克恭以忘劬惟少海之洪瀾
豈勺水之云輸伊志慮之久曠矧疲痾之集子徒端直以
勿貳又焉能以爲乎有無冥冥飛鴻其虛其徐英英白雲
亦卷亦舒吾企夫物之未及故浩然而述初

受命寶賦

并序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
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於陳隋隋煬帝之遇
禍也宇文化及盜之而西竇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
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

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
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劫遷則得之而失蓋
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
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恃寶命在已而恣心堙耳
漸乎危殆以負宸之尊被竊鉄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
復何爲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忿覬覦之類於是作受
命寶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
曰

物之貴兮惟玉之英翕二氣以成形涵百寶之純精卞氏

得之三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於連城伊玩好之所資微神器之鴻名及夫秦始稱皇削平六王爲龍爲光追琢成章其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期而降殃惟陰陽之運行終授受而不常隨素車與白馬歸赤精於路旁逮夫漢業中微后族專命祿去公室世移威柄寶沙麓之遺瘵成巨君之篡害雖擲地以慷慨終莫救夫顛沛俄漸臺之頽覆厯更始與赤眉咸庸懦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洎四七之龍驤爲火主以得之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

炎輝苟非其人寶命不歸悼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阽危
旣而赤伏道喪黃星兆發雲雷遘連朝社播越去乘輿而
漂蕩入智井以蕪沒披草萊以拯之實功存乎武烈何典
午之傾潰劉石盜以自尊旣江表之卜年遂歸明以去昏
五世推移或亡或存失得由道隋之并吞始負險以爭雄
俄銜璧而來奔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黷武豺狼呀以
當路郊廟毀而失主望夷之釁旣發斯器淪於醜虜昊天
有命眷我高祖騫飛汾晉震疊關輔雲行雨施雷動颺舉
聖人旣作萬物斯覩於斯時也充德扇結束周琬跪帝謂

文皇陳師往伐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
致四海於清平混車書以同轍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於
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武緯地觀象備物
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爲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大寶曰位
位之升降唯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爲大於細爲難於
易然後本不搖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鑑此而已若夫符命
之所加歷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休祥煥然
靈命顯思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悅隨苟貪功而僭禮莫不
速禍而召危此玉也公路執持眾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殿

壤而身糜惟前軌之昭昭孰可幸捷以取之若曰吾有天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昏庸自佚則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璽之術苟思慮於廢興故不旣得而患失於戲天發禍機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唐哉皇哉大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代太常答蘇端馭楊綰諡議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敘其德沒以諡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畧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

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於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
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眾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
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
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
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
昔荀爽爲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斃亂漢政可謂甚矣
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
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
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而公

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爲簡適見
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泄漏致辭患自掇也庸可救乎及
夫載覆其鯨公膺大任任職日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
可以寂寥啟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
衣帛之妾君子以爲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
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
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
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稱貞之例有三清
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

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愍人惠禮曰文不恥下問
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
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
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
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
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
議名之道錄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
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
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

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
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
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遺一作條詔廷沮邪計其
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
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若曰百
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宣然後擬議則千
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爲定制乎謹上參
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西伯受命稱王議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
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
實其說予以爲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甚焉嘗試言之
夫聖人無作作則爲萬代法蓋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
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
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父爲天子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

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我文
考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
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柴於
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
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
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
故制爲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閒
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
故謳歌有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

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惡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爲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爲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爲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敘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爲之數也文王旣沒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天台法門議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
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焉昔法
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
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
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
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
門自他兩得同詣祕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滅而法
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據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
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惟

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益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得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忘返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慧聞慧思或躍相繼法雷之振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之體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

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
宗大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昭天下爲帝王師
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
德爲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
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又况聞而
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進進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
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啟禪關者或以無佛
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
衣冠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從其門

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
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眾魔外道爲害一揆
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侔矣
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予言
之如此故錄之以繫於篇

止觀統例議

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
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
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

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
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
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
因相待以成法卽絕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而
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
賾以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元之
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
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用所以告也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

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卽三至三卽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祕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

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舉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磅礴萬劫而不遺燾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經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

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畧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偏破者偏無所偏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

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掩也如通川不可遏也
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證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事
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
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
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
之又何疎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
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
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蟲之議層冰其
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

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
凡所爲上聖之域豈隔闊遼遠與凡境杳絕歟是惟一性
而已得之爲悟失之爲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
述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
辨異同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
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
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於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
踣墮落可勝旣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
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穽有膠

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滌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
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卽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
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
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爲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
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
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七
年智者大師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
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
又其次曰左谿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頂於同門中慧解

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詞爲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失則野當二威之際緘受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谿始宏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能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爲之屢校牯足也勞句爲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喻之

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
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
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雍除之或潤色之大凡
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畧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
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
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析木之
津功畢云爾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八目錄

梁肅二

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祕書監包府君集序

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

補闕李君前集序

中和節奉陪杜尚書宴集序

晚春崔中丞林亭會集詩序

賀蘇常二孫使君鄰郡詩序

周公瑾墓下詩序

游雲門寺詩序

送謝舍人赴朝廷序

奉送泉州席使君赴任序

送李補闕歸少室養疾序

送耿拾遺歸朝廷序

送朱拾遺赴朝廷序

送竇拾遺赴朝廷序

送韋拾遺歸嵩陽舊居序

奉送劉侍御赴上都序

送周司直赴太原序

送前長水裴少府歸海陵序

送皇甫七赴廣州序

送張三十昆季西上序

送鄭子華之東陽序

送靈沼上人遊壽陽序

送沙門鑒虛上人歸越序

送皇甫尊師歸吳興卞山序

金定全集卷之三
送韋十六進士及第後東歸序

送元錫赴舉序

維摩經畧疏序

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

導引圖序

觀石山人彈琴序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八

梁肅二

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唐興九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
與三代同風其輔相之臣曰鄴侯李公泌字長源用比興
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閎麗
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子嘗論古者聰明
睿智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
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於風

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羸在音則煩羸之

弊也悖

一作朴

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

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與張
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許以輔相之業洎始
興歿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習嘉
遜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其在王庭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
依隱以玩世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詞
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
處士延登內殿實數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

公則獻泰階頌昭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
權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
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庶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
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上負宸之暇思索時
文徵公遺編藏之御府於是公之文辭光大一門近歲肅
以監察御史徵詣京師始得集錄於公子繁且以序述見
託公之執友諫議大夫北平陽城亦謂子曰鄴侯經邦緯
俗之謨立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畧藏在冊牘載於碑
表唯斯言不可以不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盍存乎

篇序旣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表誌碑贊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祕書監包府君集序

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汚崇人風之薄厚與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賦可以觀者可與圖事誦詩三百可以將命可與專對若子產入陳以文辭爲功仲尼弟子用文學命科文學者或不備德行德行者或不兼政事於戲才全其難乎有唐故祕書監丹陽公包氏諱

信字幼正烈考集賢院學士大理司直贈祕書監諱融實以文藻盛名揚於開元中洎公與兄起居何又世其業競爽於天寶之後一動一靜必形於文辭由是議者稱爲二包孝友之美聞於天下擬諸孔門則何居德行公居政事而偕以文爲主不其偉歟諷諭其從政則執度行志率誠會理不苟簡晦昧以撓其守故其言體要而動有事功易稱君子之光傳美忠文之實公之謂也

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

大厯丁巳歲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薨於位

秋九月既葬門下士安定梁肅咨謀先達稽覽故志以公
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
在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
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
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
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
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
下視才之厚薄唐興接前代澆醜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
王風下扇舊俗稍革

一作作者迭起

不及百年文體反正其後時

寢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洎公
爲之於是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
之雅興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
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
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
州之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
於碑頌流於詠歌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
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
而不陟誠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府君之中

一作子道
第四

與之粹天授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

則孝弟

一作仁厚

積爲行本文藝成乎餘力凡立言必忠孝大

倫王霸大畧權正大義古今大體其中雖波騰雷動起伏

萬變而殊流會歸同志於道故於賦遠遊頌嘯臺見公放

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

公識探神化智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弈之

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風則陳

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以旌善人則張平

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銘鄭氏孝

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以貽後昆則先祕書監靈
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策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
禪師碑論文變之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以怡
情性一作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
要於存歿之閒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郎中一作員外李叔
子文其餘紀物敘事一篇一詠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
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
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
道德一作德禮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

金史卷之三
三
已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
班孟堅云爾唯子可與共學當視斯文庶乎成名肅承其
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銜涕爲敘俾來
者於是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始終出處皆載易名之
狀故不備之此篇

補闕李君前集序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禮
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
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

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
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
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則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則
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一作傳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

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
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
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
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若乃其
氣全其辭辨一作其辭源辨博馳騫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

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紆徐

一作餘

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

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過其氣而閔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

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

世用捨繫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

屈於下位

天寶末房公琯韋公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乃已

中歲多難時

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

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嘻昔之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

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鐘毀棄若孟子轅軻士

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

嗣此之謂不朽君旣退歸居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

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爲前

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於篇

中和節奉陪杜尚書宴集序

沛乎聖人在穆清之中合四序茂萬物謂二月之吉殷天
人之和肇以是日爲中和節原夫中以立天下之本和以
通天下之志明君所以總萬邦也奉時以協氣播氣以授
人元侯所以承王命也於時上元甲子之六歲地平天成
河清海晏君臣高會由內及外粵我主公牧揚州領東諸
侯旣承湛露之澤且修式燕之禮乃邀中貴人及我上介
部從事列將羣吏大官重客裁星弁執象笏脫劔曳綬列

於賓席者百有餘人火旗在門雷鼓在庭合樂旣成大庖
旣盈左右無聲旨酒斯行迺陳獻酬之事乃酣無算之飲
於是羣戲全入絲竹雜遡毬蹈槃舞幢懸索走之捷飛丸
拔距扛鼎踰刃之奇迭作於庭內急管參差長袖嫋娜之
美陽春白雪流徵清角之妙更奏於堂上風和景遲旣樂
且儀自朝及暮惟節有度君子謂福祿之所浹在是命矣
旣醉小子輒起而言曰大君有命令節茲始我公宴喜于
以受祉歌以發德詩以頌美于胥樂兮胡可廢已公曰善
迺俾坐客偕以六韻成章授簡爲序上以志王澤所及次

金史卷之三
以紀方鎮之歡末以示將來盛事云爾

晚春崔中丞林亭會集詩序

德充則體和道勝則境靜抑常理也前左馮翊崔公意遺
富貴跡叶幽曠與浩氣爲徒故不導引而壽以善閉爲事
故無江湖而閒春池始平芳草如織乃啟虛館延羣賢鳴
琴漉酒以侑談笑擣英翫華以賞景物修竹滿座以環合
紫籐垂旒以縈結地有滄洲之趣鳥無城郭之音信上智
之高居人間之方外者也於時眾君子飽公之和惜日不
足顧相謂曰夫養正在我敘位在時今朝廷虛老更之席

以待園綺公實舊德行將論道不暇焉可晦而息乎蓋詩
可以興可以羣盡歌詠之以志斯會且用祝公以君子萬
年受茲介福焉爾

賀蘇常二孫使君鄰郡詩序

古之厚風俗美教化必播於歌詠垂於無窮故風有二南
之什傳稱兄弟之政其事尚矣二孫鄰郡詩者前道州刺
史李萼賀晉陵吳郡伯仲二守之作也二公修懿文之烈
成變魯之政地無夾河之阻人有同舟一作風之樂抑近古
未之有也故道州詩而美之屬而和之者凡三十有七章

溢於道路蓋云盛矣初伯氏用雅度碩畫掌柱下史

一作方書

出擁麾幢四領江郡仲氏以茂學達才由尚書郎貳京兆
守上饒興元貞元閒偕以治行聞天子器之於是仲有吳
苑之寄伯受晉陵之命自虔亭以東禦兒以北面五湖負
大江列城十二縣環地二千里政教同和風雨同節禮讓
同俗熙熙然有太平之風每歲土膏將起場功向畢二公
各約車輿將命者十數人循行邑里勞之斯耕喻之斯藏
民樂其教且飽其和然後用籩豆觶斚展友愛於交壤之
次綽綽怡怡有裕有歡二邦之人於斯觀德可謂之榮矣

本夫詩人之志有四焉美其德美其位美其政美其鄰信
可以編諸唐雅昭示後學豈止於塗歌里誦遐邇悅慕而
已肅嘗辱二公之眷謹序篇首席采詩者得之陳於太師
以知吳風

周公瑾墓下詩序

昔趙文子觀九原有歸歟之歎謝靈運適朱方興墓下之
作或懷德異世或感舊一時而清詞雅義終古不歇十三
年春予與友人歐陽仲山旅游於吳里巷之間有墳巋然
問於人則曰吳將軍周公瑾之墓也予嘗覽前志壯公瑾

之業歷於遺墟想公瑾之神息駕而弔徘徊不能去昔漢
綱旣解當塗方熾利兵南浮江漢失險公瑾嘗用寡制眾
挫強爲弱燎火一舉樓船灰飛遂乃張吳之臂壯蜀之趾
以魏祖之雄武披攘躑躅救死不暇袁彥伯贊是功曰三
光三分宇宙暫隔富哉言乎於是時彌遠而氣一作益振
世逾往而聲不滅有由然矣詩人之作感於物動於中一作
感於發於詠歌形於事業事之博者其辭盛志之大者其
物象感深故仲山有過墓之什廓然其慮粲乎其文可以窺盤
桓居貞之道梁父閒吟之意凡有和者當繫於斯文

游雲門寺詩序

上德與汗漫爲友無江海而閒其次則仁智相從有山水
爲樂故合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游道同趣吾徒爲雲
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
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泝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
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瀾反策閒原遞杳靄而
厯嶇嶇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於雲門觀其羣山疊翠秦
望拔起五峯巉巖列壑沈沈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下則
百泉會流蓄爲澄潭涵虛鏡徹激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

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凝思宴息悅
焉疑諸天樓觀列在咫尺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旣而動步
真境靜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喻一作論詣淨名無住之本

萬累

一作慮

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爲弱喪輕世界於棗葉

蓋道由境深理自外獎故也昔之遠公紀廬山謝客題石
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羞乃各爲詩以
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
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送謝舍人赴朝廷序

初公以文似相如得盛名於天下大厯再居獻納俄典書
命時人謂公視三事大夫猶寸步耳爾來六七年同登掖
垣者已迭操國柄而公方自廬陵守入副九卿器大舉遲
不其然歟前史稱漢文帝對賈生語至夜半且有不早見
之歎矧公才爲國華識與道并當欽明文思之日繼宣室
前席之事必將敷陳至論超履右職使賢能者勸彼棘寺
竹刑豈君子淹心之地乎亦旣撰吉晉陵主人於夫子有
中朝班列之舊是日惜歡會不足乃用觴豆宴酬以將其
厚意意又不足則陳詩贈之屬而和者凡十有一人小子

適受東觀之命從公後塵行有日矣存乎辭者祇以道詩人之意而已至於瞻望不及之思不敢自序云

奉送泉州席使君赴任序

使君至德初以一命領太原尉俄歷御史參丞相軍事所從之主則李侍中王黃門其人當時議者謂翰音上騰非決起所及展轉祿仕三十餘年乃以宰邑功次除晉安守其恬於名利如是體命者歟後時然乎傳稱士任重而道遠惟先尚書文公茂德盛名光乎前朝吾子淑慎其身荷伯父覆露銀章阜蓋秩二千石方將布王澤以牧閩人得

不謂重且遠乎行當變未善之俗使至齊魯然後祇承優
命超處蕃閫迺其盛也七月之吉火雲在天征車徂東瞻
望不及所當慎者殘暑而已豈以遠道爲戒哉摻袂如之
何序以道意

送李補闕歸少室養疾序

昔司馬相如當漢六葉爲言語侍從之臣今天子用人文
化成亦以君有相如之才擢居諫職且掌宸翰賦頌書奏
粲然同風夫君子之道與命與時三者并則不期達而達
不然則或鼓或罷或塞或通是以長卿屢去其官而君亦

以疾退息各其時也君曩時祭夏主

一作主

頌比於馭龍射

虎其詞最盛如夏雲秋濤變化騰湧蔚乎當代學者誦之
及夫朝夕論思上尤所器異故乞身之表七上而後賜告
有以見聖王之愛才也夫賢者境不靜則神不怡身不安
則疾不去故夫子暫游江湖樂其靜也復還少室就其安
也易傳稱養正則吉矧夫氣甚和志甚邁興愈贍而才未
竭是行也方憩於雲林之中陶然自養以餌浩氣然後階
浮雲翼疾風登紫垣步清漢當此時無妄之疾抑自去不
暇安肯住於肌膚閒哉始君未爲近臣時論有積薪之歎

及其造退朝廷厚優賢之禮今也于歸君子賦考槃之詩
此數者足以觀子之義不可以不序焉爾

送耿拾遺歸朝廷序

國家方便武事行文道命有司修圖籍且慮有關文遺編
逸詩墜禮分命史臣求之天下若汲冢墓陵山穴之徒必
從而搜焉拾遺耿君於是乎擁輕軒奉明詔有江湖之役
黽勉已事將復命闕下七月乙未改轅而西將朝夕論思
左右帝宸用廣夫天祿石渠之籍託諷於吟詠情性之作
當堯舜之聰明魏丙之謨猷以拾遺之才之美其翰飛遠

邇不可度已眾君子蓋將賀不暇彼吳秦離別於我何有作者之志小子承命而序之

送朱拾遺赴朝廷序

上將以道莅天下先命大臣舉有道以備司諫故朱君長通有拾遺之拜時議以爲明天子在上百僚奉職於下化旣成矣而猶廣獻納以通諷諭聖人之心其至矣初長通以比興之文名震翰林又以元遠之致升聞天朝其靜也眇滄海以遂志其動也披白雲以受詔吳中賢士大夫相賀不暇長通方移疾餌藥不出東山者三年或曰以君之

才之識宜行而止宜語而默且君命召其可以久乎由是不俟駕亦不敢言病獻歲之吉涉江而西夫宴息以宏道由道以致遠位在乎忠道在乎辭蓋拾遺之志如此彼離別之難秦吳之遠前期之不易皆付之樽中可也又曷足置於心胸閒羣賢於是乎酒酣歌詩以代雜珮之贈

送竇拾遺赴朝廷序

至哉聖人在穆清之中注意左右獻納之臣於是扶風竇易直由華陰令擢拜左拾遺詔下之日士大夫相見而喜曰易直舉矣直道其行乎頃之會國家舉風力以變元氣

聞文明以張四維上曰五諫寂寥七臣安在由是獻可弼
違者悚以奉職而君亦朝服賁然時然後行七月初吉整
車祀軼安定梁肅舉觴以祝曰夫有其道而不得其位得
其位而不得其時昔人所以爲歎也君以懿文當百寮師
師之盛履王臣謇謇之位行見夫束帶彤墀之下高議明
堂之側宣上德抒下情唯夫子是望彼吟咏風騷優游平
勃之事又曷足爲長者言耶非歌詩無以見惜別之志不
可以不賦

送韋拾遺歸嵩陽舊居序

高人出於華族冠冕處乎山林於士儀見之矣在魏周際
逍遙韋公語默之間全清淨之道閒餘二百載之子以純
懿貞粹追烈祖之蹤一門清風光映今古可謂全美也已
初士儀與孔君述眷周隱於嵩邱上嗣位舉逸民孔以諫
議大夫徵且調護太子乘輿還自漢中吾子方徜徉於松
桂之下鶴板入谷拜左拾遺固辭獻納之任遂有江湖之
適議者稱孔之兼善吾子之自得出處一轍消息同符然
後知刻意而高待時而動者俱失其道理矣揚州刺史杜
公蘊伊邵之望悅禽息之風士儀依仁游道幾歷寒暑旣

浩然有歸思乃忽乎以將行子嘗同召諫官同被儒服所
不同者執李公之御與蹈潁陽之塵而已會脫韁鎖隨烟
霞訪吾子於嵯巖之側豈或碌碌久爲躁靜之異乎先言
寄懷且以序眾君子考槃之什

奉送劉侍御赴上都序

才全者必幾於道志正者必安於時初劉君以文章游翰
林深於文者以公幹越石爲比中歲有邁世志脫畧纓弁
住江湖閒論者又比之阮始平陶元亮未幾詔掌柱下方
書出參蜀漢軍事俄復自適其適道岷江浮湘潭厯敷淺

原而東君子謂君涉履所至擬司馬子長遂留滯吳南以
道自居其名益振其致愈遠向非才全志正又曷由光茂
如是乎今軒堯在上伊傅作輔方舉賢能以熙眾職故劉
君朝服賁然將如京師御史延陵包公祖而觴之且曰易
傳不云立誠以居業論語不云邦有道則智吾子居可大
之業當則智之時是往也將賀不暇豈愴別乎二三子尚
未醉盍各賦詩以代疏麻瑤華之贈中丞旣歌首章命和
者用古意皆以一百字成之凡七篇

送周司直赴太原序

今年春上以副丞相鮑公領太原尹假節主河東諸侯北門宴閑夷夏是賴秋七月其部從事大理司直周頌自廣陵赴焉是宜復命禮也初朝廷謂晉陽國家之豐沛天下勁兵所處故以推轂之任付鮑公公謂三軍經用仰淮湖之餽非仁智不足任也故以汎舟之役咨司直司直器畧宏遠文敏忠信夫文則經遠敏則有功忠信則厚事三務旣成單車而還議者謂司直道將光大乎不然時之與才何其參會也夫躡搏風之便者其翼必大構大廈之重者其材必廣頃鮑公由尚書郎爲韓侯之佐三四年閒董戎

於藩穆如清風文武爲憲以司直之懿文碩畫翔集翰林
之上陵厲之勢不可度已非光大而何士有不佞嘗辱盛
府之召之子於役我心載馳因賦思鴈門一章蓋取夫欲
往從之路遠莫致云爾

送前長水

一作安

裴少府歸海陵序

秋風木落臨水一望遠客之思多矣而裴侯復告予將歸
故國傷懷贈別之詩於是乎作也夫道勝則遇物而適文
勝則緣情而美裴侯溫粹在中英華發外旣乘興而至亦
虛舟而還與夫泣窮途詠式微者不同日矣若悲秋送遠

之際宋玉之所以流歎也况吾儕乎

送皇甫七赴廣州序

予同郡皇甫生膚清氣和敏學而文嘗纂家範數千言自遠祖漢太尉晉元晏先生以還門風世德煥耀篇錄生聿修之志可觀矣予聞璵璠在璞與砮砮等耳及夫琢而成器則價重當世以吾子之質且琢之不已名者公器其可避乎鎮南杜公負佐世之才有盛名於天下門閭之賓唯吾子屬斯往也亦以赴知己而沽善價吾儕贈之以詩蓋勉行而已豈以遠道爲戒乎唯酒可以破別愁眾君子不

可以不醉焉爾

送張三十昆季西上序

恒衛大陸之間土厚風淳世生偉人其大名大節之後著於天下唯張氏爲盛曩予得其叔季曰芄曰苞始冠章甫游翰林蓋相知矣而未深也閒八九年又相遇於江淮閒則叔也秀才登科已知名於代季也立誠居業爲後進之表加以簡直強毅恭寬信敏文史足用弛張不窮向吾所稱土風偉人蓋此也今年上求士於四方揚州牧扶風公嘗得叔爲門閭之賓因以充選議者謂扶風舉賢不避親

叔得舉不以私則其才可知也季屬文以氣爲主以經爲師慕宗伯之賢從州黨之賦則其志可知也始大厯末子應詔至京師時子伯氏以文德都絲綸之任博約之道於子最深絕絃之悲仰前修而未遠斷金之契於吾子而益厚別者人所不免况予情乎凡道不合則信不深言不盡則意不見序所以盡言而信道焉爾無金玉爾音焉

送鄭子華之東陽序

鄭侯身甚否而意甚泰家愈貧而學愈富言政必及王言性必及道言文必及經而動不踰閑貞不絕俗年出三十

其志未光抑有由哉夫風之行也則萬竅怒號時之止也
不能動纖毳士不用則塊爾而已遇則雲蒸雨隨是牽於
時而不由於已鄭侯雖有洛下之才淹中之學其如時止
何傳曰美惡周必復吾子困於艱危星幾周矣或者其將
復乎子材薄體弱曩遇晉陵守獨孤公方執文柄爲當時
律度見視有終日不違之歎公旣問服子將絕絃寢門銜
悲適觀吾子子卽晉陵之出也一見而觀其禮再見而同
其志志同而忘其言悲歎兩集而不知其止邇來蓋一紀
矣詩人賦繁霜之月子滯於吳子遊東陽當逆旅之次送

乘桴之士命旨酒登高樓酣歌氣振人莫知者夫物不可以終聚必受之以散離會不紀何用文爲旣而敘行且以見志

送靈沼上人遊壽陽序

上人形就而心和行獨而志潔辱與僕游殆三十年矣初用文合晚以道交淡而文文而敬他人未之知也今年春予有幽憂之疾謁長桑氏於東南上人以無住爲樂將邁乎壽陽相待形骸之外相忘江湖之上比夫世間重事者不同日矣彼都人士高陽許生孟容開封鄭侯通誠皆於

上人有忘言之契想與夫二君道舊之暇必荷錫而遊問
小山叢桂何在濠上鯨魚樂否予至東越亦訪支許故事
歸而於虎邱之精廬先出後期以志少別云爾

送沙門鑒虛上人歸越序

至人不在方實相無所住此沙門鑒虛所以順理而隨世
也適遊皇都談天於重雲之殿今也于歸將休於沃洲之
山泛然無事獨與道俱遇物成不遷之論閒吟有定後之
作可謂遠也矣曩予師來越業天台之道追石門之遊爾
來已十數年長松飛泉寢寐吟想送子於徃情如之何東

南高僧有普門元浩予甚深之友也相遇之際幸說鄙夫
擾擾俗狀且當澡灌心垢再期於無何之鄉

送皇甫尊師歸吳興卞山序

尊師以齊物爲師抱神爲事有年數矣外則質貌蒼古遺
是非於耳目內則沖氣浩然卷虛無於橐籥常誦道德上
下篇往來吳中諸山如浮雲獨鶴自適其適吾陋且遁跡
不暇又焉識其所以戊辰仲夏覲於山陰精舍於時方牧
追右軍許邁之期下走作壺邱禦寇之遇亦旣合契於焉
飽和百骸自理滓濁如洗先是師藏道書於卞山之下留

止未幾忽乎將行不受一毫之施且輕千里之別有以見無待之情矣予欲脫形神於鞅絆蹈方外之逸軌有志未就心馬火馳命養空而游相從於赤水之上師乎師乎斯言不苟也夫

送韋十六進士及第後東歸序

益都有司馬揚王遺風生嘗薄游西南覽其江山頗奮文辭歎蜀解嘲四子講德之式及夫秀士升貢有司處之以上第時輩歸之以高名飄飄然有排大風摩青天之勢今歲後四月謝諸朋游輕騎東出且以五綵之服拜慶於庭

聞榮哉孝乎是往也予嘗與生爲五湖之游矣今則繫在柱下不能奮飛送歸如何爲媿爲羨大雅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雖有雜珮不如此詩輟而爲好以志少別

送元錫赴舉序

自三閭大夫作九歌於是有激楚之詞流於後世其音清越其氣淒厲吾友君貺者實能誦遺編吟逸韻所作詩歌楚風在焉初元之明年子與君貺兄洪俱參淮南軍事屬河外塵起羽書狎至每沈迷簿領之際一見夫人清揚則煩襟洗如也又常愛其人也澹然其靜也曠然其適也泛

然其無不與也且從賓薦之禮以赴揚名之期又見其志也秋氣云暮蕪城草衰亭皋一望烽戍滿目邊馬數聲心驚不已感離別於茲辰限鄉關於遠道孰曰有情而不歎息傷時臨歧者得無詩乎

維摩經畧疏序

聖非道不生道非教不明教非人不行是三者相依而住道有大小權實故淨名以在家成人有聖賢淺深故智者以初依啟法然後因言遣言卽象忘象俾後學有以得正真之終始遊道義之門戶祖而述之存乎其人天台上

人比邱然公纂智者之法裔探毗耶之妙蹟一貫文字之
學會歸解脫之淵以爲昔智者大師之演是經也備偏圓
頓漸之義盡方等生蘇之體其旨遠其道微微言在茲茲
用不惑故常外闡其訓內澄其照凡百學者望崖而歸嘗
謂門弟子曰祖師所述其道甚著而嗜簡者或病其繁習
精者則遺其麤吾欲因而就之以伸其教刪而裁之以存
其要何如弟子比邱眾作禮以請公於是削其浮辭合爲
十軸不失舊則其義惟明與前部偕行號爲淨名畧疏原
夫聖人有以見生生根器之不齊也故用四教五味經而

緯之有以見萬法弛張之不殊也故用一道一乘會而成之然則聖人隨感以利物故其數不得不差賢哲因感以立誠故其業不得不傳觀其所感則毗耶之與天台杜口之與立言雖階位不同廣畧異宜至於赴機施化其揆一也肅嘗受經於公門遊道於義學雖鑽仰莫能而嗟歎不足故序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乎辭疏成之歲歲在甲辰吾師自晉陵歸於佛龕之夏也

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

晉陵守河南獨孤公以德行文學爲政一年儒術大行與

洙泗同風公以爲使民悅以從教莫先乎講習括五經英華使夫子微言不絕莫備乎論語於是俾儒者陳生以魯論二十篇於郡學之中率先講授乃季冬月朔公旣視政與二三賓客躬往觀焉已而公遂言曰昔文翁用儒變蜀蜀至於魯當大厯初元新被兵饑之苦今御史大夫贊皇李公爲是邦愍學道圯闕開此庠序自後孝秀並興與計偕者歲數十人子衿之詩起而復廢鄉飲酒之禮廢而復興至於今風俗遂敦美矣哉仁人之化也樞衣之徒承其波流得不勉歟旣誨而厲之又悅以動之朱輪遲遲逮暮

而歸士有獲在左右觀公之施教退謂人曰夫四時繼氣
而成物仁賢繼功而成化是學校也非贊皇不啟非我公
不大鼓之以經書潤之以仁義君子得之以修詞立誠小
人仰之以遷善遠罪泱泱乎不知所以然以致夫政和而
人泰舊史記前召後杜而南陽移風民到於今稱之矧贊
皇植學之本與我公道之以德德則有成而未播於敘述
後人謂之何哉鄙不佞謹紀公之雅訓或傳諸好事者云
爾

導引圖序

氣之貫萬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爲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則傷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翕之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而之至也故歧伯得之爲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紀矣原其所出皆以歧伯爲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

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闢終日不倦每振寂郵肯綮之際必砉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儻此又技之甚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寘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

曲高其聲全余嘗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
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
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
也敢問何爲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爲乎余愀然曰
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人生無其節則
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絃之琴以
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爲五
絃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
究夫剛柔復益其絃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旣

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極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爲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馥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肅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

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於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爲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如所云則今之爲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

予紀其辭遂號爲序云